

■孔令周

“叔送你去读书!”看我一脸发愁时,二叔不容置疑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。那年,我15岁,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,父母远在东北经商,眼看开学的日子临近了,我们这个山旮旯,离县城有30多公里,我当时才去过县城一次,正担忧这趟行程。二叔的话,让我宽下心来。

二叔是个地道的农民,很小的时候,就帮家里干活了,他在爷爷的三个儿子中,劳力最好(注:方言夸一个人为干农活能手)。人民公社时期,他挣的工分总是队里最高的,就像一头吃苦耐劳的骡子,驮着沉重的货物,从不惜力。由于从事体力劳动早,二叔没上过几天学,大字都没认识几个,这也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。后来成了家,又赶上了计划生育,生养了两个女儿,抱男丁的念头彻底落了空。他憋着一股劲,想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好,又被好说闲话的乡里人在背后指指点点,“有什么用?两个女儿,到时候,还不都是人家的?”这对生性好强的他,是个重大打击,本来话语就不多的二叔,更加沉默了。

但是二叔对我却很好,小时候有什么好吃的,总会分我一点。我是家族里的长孙,聪明认真,早早就在山村小学崭露头角,拿到的奖状贴满了一板壁。在众人的眼里,我是颗读书的种子。小学最后一个学期,我转学到镇里,因为学校里没法住宿,开始了漂泊的“游击式”寄宿学习生活,包括整个初中,饱尝了“寄人篱下”的滋味。而就在那个时期,父母为了谋生,远赴辽宁,从事熟食生意。每当周末返乡,回到空无一人的杂草丛生的老屋,心中不免黯然,二叔总是热情邀我去他家吃,让我倍感温暖。

现在二叔主动送我去上学,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。那时,能考上重点高中,在小乡村,是个轰动性的新闻,连一向严肃的外公也很兴奋,决定亲自陪同二叔送我去城里上学。这真是一个绝佳的组合:外公识文断字,能说会道,交友甚多;二叔身强体壮,踏实能干,帮我挑行囊。

去县城,我们要先到镇上。当时,从山村到镇里,一条是水路,一条是陆路加渡船。出发的前几天刚发过一场洪水,很多地方还留有积水,外公决定走水路。江水滔滔,水流湍急,许多船只都停靠在避风湾里。外公的“社交”优势就体现出来了,他与一位熟悉的船老大打过招呼,抽过烟,三言两语,船老大就决定开船送我们了。

“嘭嘭嘭”,几声沉闷的柴油机马达声响起,一片白烟冒出,船启动了。但在这湍急的水流里,真的是举步维艰,明明是往东开,但被水流一冲,方向就难以掌控了。船的后部受奔腾而下的江水冲击,像一支离弦之箭,随时都有颠覆沉没的危险。好在船老大经验丰富,他走起了S形的航线,借力打力,稳住了船的方向。但即便是这样,船速也比平时快了许多。将要靠岸时,与江水对抗,更是步步惊心。船如蜗牛,一寸寸往前挪,江水像千万头发怒的野兽,狠狠地撕咬着单薄的船板。有好几次差点就翻了,船老大临危不惧,稳稳地把住舵,才不至于颠覆。江水飞溅的水珠,把我们的衣服都打湿了。

从码头到镇里电影院旁边的车站,还有好长的一段路,凹凸不平,还有积水,二叔挑着重重的行囊,左挪右移,担子在他的肩头轮流转换着,地面湿滑,经常会打一个趔趄,眼看着就要摔倒,但被二叔强力一挣,还是稳稳地立住了。

我们坐上“三轮车”,“突突突”一路颠簸,颠得人很不舒服,我都差点要呕吐了。我看看二叔,没怎么出远门的二叔,脸上也尽是痛苦的表情,闭着眼,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不断冒出来,反而是外公,一副轻松模样,与同车的人谈笑风生。

过了一个轮渡,再穿街过巷,到了我的学校。二叔放下行李,帮我安顿好寝室床铺,才舒了一口气。我突然觉得,二叔就好像《西游记》里的沙和尚,虽然话语不多,但总是默默地挑着那副最重的行囊,任劳任怨,风雨兼程。

多年以后,二叔的两个女儿,一个远嫁大城市,一个当上了银行行长,我回老家,二叔坐在台阶上,夕阳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,满脸洋溢的都是幸福的笑容。

挑着行囊的二叔

七十多年后的同学会

■乔休



图片由AI生成

早晨我们到岳父家时,岳母正接电话:“你谁啊?”“你猜猜我是谁?”“不说我挂了。”“别挂。我是保升,70多年前,温州水电学校,和你坐同张桌,记得吗?”“记不起。”手机按了,又响了。“你到底有什么事?”“瑞欢,我是小侯,‘小猴头’。1951年,我们同学过,忘记了吗?”“‘小猴头’?你早说不就结了。”“对对,说‘小猴头’就有印象,现在我是‘老猴头’了。我们几个同学组成筹备组,下周末想开同学会,希望你百忙之中能够参加。”“这么老了,开‘铁镬会’还差不多。我没空。”(编注:瑞安方言“同学会”,音与“铜镬会”相同。)*“老同学,70多年没见面了,要创造机会多见面。我们水电班,当年5个县共55个同学,老的老走的走,只剩11人。若明年开,估计一桌都凑不起了。你有空最好参加。”说完一大段,电话那边已气喘吁吁。“有空再讲,先别打我预算。”“来吧,见一次少一次,人生有几个70年?”“那好吧,我参加。”

放下手机,岳母自言自语:“头发白,牙掉光,还同学会,嘴讲起都给鼻头笑。”岳父鼓励她:“烫个头发,再去做白内障手术,省得老同学贴在鼻头都看不见。”“谁贴鼻头前看老同学?”

岳母烫头发回来,容光焕发,一点不像82岁的人。岳父看着她笑:“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?”“明天吧,女儿和眼科大夫预约了,让我眼睛光溜溜地参加同学会。”“女儿孝顺,知道让老妈看糟老头子,看灵清些。”“吃醋了?哈哈,笑死人。”“千万不要笑死,笑死就看不到老同学皱纹了。”

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,岳母出来了,大家陪护她去病房。等到解开绷带,岳母第一眼看见老伴,很伤感:“老头啊,皱纹这么多了,几年没细看,老得不像样了。”“所以,你要去看老同学养养眼。”“我就喜欢看你吃醋。”

一周后,他们相聚在花园大酒店。九男二女,70多年没见面,还挂了横幅,挺像一回事,旁观者说,这可能是年纪最大的一届同学会。刚开始大家还陌生,很快就认齐了,

一一对上了号。胆怯内向的人也放松了,大家很开心,都喝了点白酒,腮帮子上泛起红晕,看上去精神焕发。饭后还去卡拉OK包厢,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”,气氛热烈。唱开心了,还有人掏出救心丹和保命药来“炫耀”,有备无患,万无一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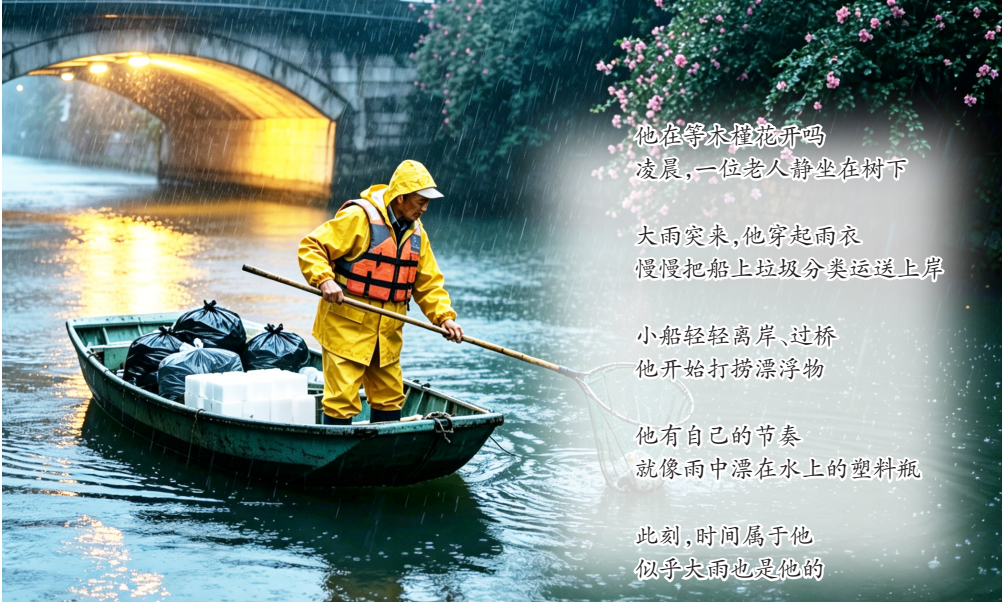
侯保升对女同学上心,问长问短,连边上的老同学都说“我们要开始嫉妒了”,他才把位置挪得稍远一点。虽说都已耄耋之年,人老心不老,说笑逗唱跳交谊舞,使出浑身解数找乐子,毕竟多年功底在,玩得不亦乐乎。小侯忙完叫酒水、点小吃等事情后,凑到岳母和叶阿姨边上,给她俩杯子加水,拿杯子敲她们杯子边沿:“我们班,五朵金花,现在硕果仅存,就你们两朵金花了。在我眼里,你们还是年轻时我暗恋的模样。”大家都在说话,场面很热闹,女同学也受了感染,放开嗓子:“猴子,你也没太大变化,还是小巧玲珑活蹦乱跳,连将军肚都没有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你永远都是小弟弟的模样。”侯保升说:“哪里,我变化也很大,你们才没多少变化呢,还是我心目中那个小姑娘。”“什么小姑娘,你活糊涂了吧。今天你辛苦,敬你一杯,同学会圆满成功,都是你在操劳。”“很高兴为大家服务。人活着要多做事情,我平时也一样,天天找事干,这样才有活力。我退休后,在老人公寓管物业,免费为大家服务,打井铺路建花廊,搞老年健身操比赛。现在老了,‘第二次退休’了,就办同学会,大家多聚聚,聚一次少一次哈。”“别这么伤感嘛,我们经常聚会,不就见一次多一次吗?”边上有同学过来干扰:“我们该散场了。”“那我们来个合唱吧,预备起,革命人永远是年轻,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……”

今年岳母89岁,听说他们又聚了一次,只有三男二女,见了面依然很开心。小猴子虽老了许多,却依然精神矍铄:“上次我们就说过,见一次多一次,这才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”

(编者注:为保留地方特色,本文俚语未作修改)

打捞者

■谢钦巨



他在等木槿花开吗
凌晨,一位老人静坐在树下

大雨突来,他穿起雨衣
慢慢把船上垃圾分类运送上岸

小船轻轻离岸,过桥
他开始打捞漂浮物

他有自己的节奏
就像雨中漂在水上的塑料瓶

此刻,时间属于他
似乎大雨也是他的

看到湖州的画家介绍自己的家乡时,说湖州有个白蘋洲。脑子里猛地跳出了温庭筠的“肠断白蘋洲”。湖州真美,还有个西塞山,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,那是张志和的湖州。

但离别,容易失落。
白蘋洲,总跟送别有关。
就像在西安的古城下,友人送我,我说不要“灞桥折柳”,他说那就“阳关送别”。一下子将我送进别离,逃不出来
所以,上周在西湖边,一个帅哥请我吃饭,却没有酒。我说,不喝酒很孤单。帅哥很懂,赶紧买来会稽山黄酒。一饮而尽,五内欢畅。

人不分南北。但送别,分江南江北。
白蘋洲,在文人心目中,从来不是一个确指的地名,凡水泽洲渚之送别地,都叫白蘋洲,文人笔墨,格外青睐江南。

白蘋,一种水生植物,叶片圆润,浮水而生,开小白花,易与睡莲混淆。最早见于《诗经》,后经南北朝至清,一代代文人在诗歌作品中,一次次强化,成了一种文化情结。

白蘋,也作白苹。据说可以入药,但采苹是伤感的。纳兰性德吟唱:“青帘低映白苹洲。”都是夏秋,白萼粉蕊,采菱可以,采苹却不可以。

别离,烟雨江南,不知谁打湿了谁。
送别,每日都在发生,但现时不能再骂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,瑞安是商贸重镇,永嘉学派讲的是义利并举,利不得义,别离也不碍情。

写离别诗,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老先生是翘楚。他在《送黄子闻得县瑞安》中写到:“黄君崎岖发半白,得县吾州沧海东。平生学术久未试,今幸小试难为功。休声出自士论众,遗爱见於民力穷。如君作吏岂择便,第勿谓难斯令终。”陈傅良在东门渡饯别友人黄子闻。

陆游写了一首《泛瑞安江》:“俯仰两青空,舟行明镜中。蓬莱定不远,正要一帆风。”他必定在飞云渡一帆过江。飞云渡通江达海,东门渡出门就是塘河,两个渡口,一南一东,成就了瑞安的两处“白蘋洲”。

最规范的送别地是“十里长亭”。古时,一别可能就是生死。音书难达,两处茫茫。古人送别比今人隆重,送君十里,所以十里亭到处有。

送别可能是永诀,要有酒肉与叮咛。所以当今骂的“酒肉朋友”确实不该,在古时恰恰是最珍贵的情谊,只有最好的朋友,才配分享珍馐离殇和高山流水。

瑞安也有十里亭,据说就在塘河九里汇的旁边。无论是行舟还是徒步,十里地界,也是半天的脚程,饥肠辘辘,取出干粮酒水,执手相看泪眼,倒是不必,开怀畅饮,岂不快活。所以,在温瑞塘河与万松东路交界处应该有一爿老酒馆,可以观沧海,看十里桃花。

可以料想,当年孙诒让先生从玉海楼出发,到了十里所在,多半会停舟打尖。这里的乡贤一眼认出,道一声:孙公慢行。

作为大教育家的孙先生,往前半里不到就会遇见聚星书院、莘塍东街,美人靠上坐着行脚的人,杨梅酒正好慰藉饥肠。

帆游无疑是瑞安最顶级的送别地,据说当年谢灵运大人就是在此奔赴大海,写下了“扬帆采石华,挂席拾海月。”可惜如今帆游主域已不再属于瑞安。

塘河,无疑是瑞安乡愁最浓酽的血脉。帆游往北,林垟往南。帆游是神仙地,林垟如战时的陪都。它们不是送别的目的地,却是分别的起点,就像当年金嵎轩由林垟的埭头出发,出海逐梦。

孙崇涛在笔记里写下的《梦绕栏杆桥》,那是他幼年在飞云江南岸的记忆深处,今再寻觅,已难辨认。

白蘋洲,山魂海魄,浪遏飞舟。
送别,袍泽,天涯,相忘。
回来吧,好友,好诗,好酒!

■陈关杰

瑞安亦有『白蘋洲』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